



现代

XIANDAI

美国

MEIGUO

文学

WENXUE

研究

YANJIU

1

1980

山东大学
美国现代文学研究所

目 录

评 论

- 索尔·贝娄小说中的妇女形象……陆 凡 (1)
性爱与现实
——略谈阿卜代克小说《超级食品市场》
的主题思想……王文彬 (15)
罗思小说集《再见吧，哥伦布》中
的现代美国犹太人……欧阳基 (21)
赫索与汉德森……王誉公 (35)

翻 译

- 当代美国文学（续完）
……伊哈布·哈桑著 陆凡译 (49)
附：作家、作品（及其他）中、英文
对照表…… (97)
《当代美国文学》目录…… (114)

美国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与异化

-[美]西德尼·芬克斯坦著 王文彬译 (117)
- 白色黑人.....诺曼·梅勒著 孙兰译 (138)
- 店 员 (节译)
-伯纳德·马拉默德著 王誉公译 欧阳基校 (171)

索尔·贝娄小说中的妇女形象

陆 凡

索尔·贝娄小说的主人公永远是一个在烦恼中寻找自我归宿的男性，而妇女则总没有能象男主人公那样被从多方面展示，尤其是缺少内心刻画。如果说索尔·贝娄的男主人公往往是内心生活十分复杂而丰富的人物的话，那么妇女则时常只是一些为了表达作品主题思想的“风格化”的形象。

但是尽管贝娄小说中的妇女形象就其本身来说或许艺术价值不大，但从对揭露主要人物的作用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假如没有这些妇女，贝娄的主人公的形象将不会如此丰满。

对揭示主人公起重要作用的妇女形象至少有四种类型：

1. 权威的老妇；2. 温顺的妻子（或情人）；3. 背叛的情人（或妻子）；4. 慈爱的母亲。

那些权威的老妇往往并不是这家人的亲属。美国文学批评家欧文·马林曾经说她们是：“权威的、专横的、爱干与一切的。……她的作用能及于那已经摇摇欲坠的家庭。”^①我们说她的作用不仅能及于摇摇欲坠的家庭，并且直接影响着主

^①Irving Malin "Saul Bellow's Fiction",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0, P.56

人公性格的发展。在关键时刻她们对主人公的思想或行动起很大的作用。

在贝娄著名的早期小说《奥基·马区历险记》中，劳希“祖母”虽然“完全不是亲戚”，而只不过是一个房客，她却是这个家庭中最高的权威。“她习惯于指导一所房子、发号施令、统治、安排、计划、发明和捣鬼……”她教给奥基为了骗取慈善机关的钱而说谎话；她叫奥基在假期中去做工；在奥基十二岁以后，她就叫他出去“尝试生活和通晓赚钱的基本原理。”所以说，在故事开始时如果没有劳希祖母，奥基·马区就不会去“历险”的。奥基远比他的哥哥西蒙更接近劳希祖母。因而他不自觉地受她的影响。我同意李查德·H·勒普先生对劳希祖母给奥基的影响的看法，他说劳希“以她的古老方式、她的尖锐的犹太人的骄傲和她顽强地拒绝去适应世俗，她给他的有可塑性的面貌上打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奥基必须要调和他的犹太的过去与世俗的今天。然而劳希祖母把他从象他的迷途的哥哥西蒙那种完全世俗化之中挽救出来”^①。这种早年受到的深刻影响使奥基拒绝成为象他哥哥西蒙那样一个纯粹美国化的富商。

此外，在奥基·马区身上还有一种引人要“收养”他的特点。亲戚兼老板娘科布林夫人要收他为女婿；伦林夫人要收他为养子。他的这样一种特点也是他性格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样的特点促成他许多奇怪的遭遇。而这个特点的形

^①Richard H. Rupp "Celebration in Postwar American Fiction",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0, p.197.

成又是与劳希祖母分不开的。奥基自己谈到他这种性格特点的形成时说：“无疑……这和早年我们曾居于一种被劳希祖母收养的形式是有关的。我曾经一直是顺从的，装出一付感激的样子来，做得象是一个被收养的人。”所以说劳希祖母是在奥基性格开始形成的期间起了决定作用的人物。

在《雨王汉德森》中贝娄创造了一个非洲部落中的“皇后”，维拉台尔皇后的形象。这位皇后当然也是权威人物。正当汉德森为了追求生活的意义，为了满足他心灵中“我要，我要”的呐喊声而旅行非洲，并且遇到无穷困难和烦恼的时刻，维拉台尔皇后告诉他，她认为他“有坚强的性格”，“思想丰富的脑筋”。她似乎能够懂得他心中那不断喊出的“我要，我要”的呼声。这样，就使汉德森坚定了追求生命意义的信心。维拉台尔皇后对汉德森说：“孩子常害怕。您不是孩子了。您要生活，人是要生活的。”他对她的话感谢不已，认为她有“非凡的智慧”，她所给与他的“既是快乐，也是苦恼”。他回答她的话是：“我要生活，我要每个人都生活。”

在索尔·贝娄最近的小说《洪堡的礼物》中作者使一个权威的老妇成为一个骗子。她是主人公西特林的情妇蕾纳塔的母亲。她帮助，或者是教唆女儿欺骗西特林。她告诉正在马德里等待蕾纳塔结婚的西特林说蕾纳塔在米兰等待她的生父认她为女儿。实际上蕾纳塔已经在米兰和另一个人结婚了。这位老“夫人”带着蕾纳塔和前夫所生的儿子来到马德里和西特林一起过圣诞节，真象是她女儿即将赶来的样子。

“夫人”毫不客气地要西特林为她食宿破钞，严然是一个丈

母娘了。不料突然不辞而别，把蕾纳塔的儿子留给了西特林。害得西特林人财两空，带着负心情人的儿子到寄宿公寓去住。这位老“夫人”把西特林逼得走投无路去住穷公寓，这对主人公下一步走上宗教神秘主义的道路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

在贝娄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温顺的妻子对主人公的生活或是事业有很大的帮助。

《晃来晃去的人》中的主人公约瑟夫在等待入伍时辞去了工作。他的妻子艾娃自己出去工作赚钱养活他，她要他享受自由，“能做一切他在军队中不能做的使自己高兴的事情”，并且声称“这不是她的负担。”

在《受害者》中作者没有从正面展示一个妻子在家庭中给予丈夫的帮助，却写出了在妻子离家时主人公生活搞得一团糟的情况，直到利文萨尔的妻子回来以后，他的生活才走上轨道。

在《奥基·马区历险记》中首先是奥基的情人苏菲，一个普通的女工，在奥基的男性尊严正受到伦林夫人侵犯的时候给他最大的安慰，其次是他的妻子斯蒂拉在他正想要一个家的时候和他结了婚。但这场婚事并不是主人公“历险”的结束，而是新的旅行的开始。

汉德森的第二个妻子黎莉很温顺，能体贴丈夫，汉德森在远游非洲的时候越来越认识到黎莉对他的意义。

赫索的发妻黛茜和他同甘共苦，在严寒的冬季陪伴他住在农村的房子里，照顾他，使他能够安心写他的《浪漫主义与

基督教》这篇论文。

说到从所谓事业方面帮助丈夫最多的是西特林的妻子丹尼斯。她出身于上层社会。她帮助她的丈夫进入白宫，参加肯尼迪总统夫妇的宴会，为了准备参加总统的宴会，她通读《时代》周刊、《新闻周报》和《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等杂志。宴会之后她时常单独和总统谈话。当西特林回到芝加哥，又与旧日下层友人经常来往时，她十分不满，怪他不与有身份，有学问的人来往，说：“我想使你有所成就，可你偏偏跑回到这里来。”

假如说丹尼斯是个贤内助，但不够温顺的话，那么洪堡的妻子凯赛琳则是又能帮助丈夫，又十分温顺的妻子。她和洪堡结婚后，夫妇离开格林威治村，搬到新泽西的农村的房子里去住。洪堡每周几次回城去工作。凯赛琳则在家用功读书，以求能懂得她丈夫说的话。洪堡回家来，她陪他打球，野餐，替他招待客人，百般体贴他，侍候他。后来洪堡在去世以前曾经把一件遗稿复制成一式两份赠给凯赛琳和他的朋友西特林两人一人一份。洪堡可能有使他两人结为夫妇的想法。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西特林真能和凯赛琳结了婚，她也会成为他的贤内助的。我们看到正当西特林被蕾纳塔抛弃后，处于穷极潦倒的时刻，凯赛琳到西班牙阿尔梅里亚去拍电影途经马德里。两人见面后，对洪堡的共同回忆使他们的感情有进一步发展。凯赛琳在经济上、精神上都给他以支持，帮助，虽然他们始终没有超过朋友的关系。

尽管妻子或情人们非常多情，温顺，倾心相助，贝娄的主人公都总是离开她们，抛弃她们。汉德森说他这个人由于

“太奇特”而不能享受夫、妇之间的爱情。实际上贝娄的主人公都是这样“奇特”的人。汉德森在去非洲以前并不满意和黎莉的共同生活。他心中始终有那个呼唤着“我要，我要”的声音。

西特林知道他的妻子不喜欢炊事，却故意带客人回家吃饭来气她。最后，这个帮他进入上层社会的妻子不得不和他离婚。

洪堡对凯赛琳的态度，用西特林的话说，是个“暴君”。他打她，用手揪她的头发。并且凭空地总怀疑妻子不贞。凯赛琳忍无可忍才离开了他。两人终于离了婚。

陶米·威廉、赫索、汉德森都是离了婚的丈夫。约瑟夫直到小说末尾还没有抛弃艾娃，但是他的离家也暗示着夫妻不再团聚了。他在日记中曾写道：“我们已不再相互信任了。实际上我有许多事情都不能告诉她。”

所以我们说，温顺的妻子是在主人公生活道路上能够为他制造安定、舒适的条件的人，但是贝娄的主人公对这些条件是厌倦的。

贝娄的主人公们都能控制他们上述那些温顺的妻子，然而他们自己却又时常被一些背叛的情人（或妻子）所控制，他们追求那些比自己更强有力的女人，在和她们相处之中，这些主人公是些受虐狂者。

在背叛的情人的行列中我们最先看到的是约瑟夫的情人凯蒂。约瑟夫为了借给她一本杂志和妻子大吵一场。然而她却背叛了约瑟夫另寻新欢。约瑟夫为此感到“怨恨和受到侮

辱。”这个背叛者的形象写得很模糊，也不是这类形象的典型。但是她使我们好象在敞开的门缝中窥见了一下这种形象的身影。

以后我们便看到奥基的情人西奥·芬切尔。是她自己主动找到奥基，很快地便擒住了他。她使这个野性难驯的奥基唯命是从。甚至能够同意穿上奇装异服，随她到墨西哥去，还要承担起为她驯鹰的任务。奥基自己说他爱西奥超过其它女人。然而西奥对他则远非如此了。在他打猎时坠马受伤之后，她连一滴眼泪也不流，竟自出去玩，置奥基于不顾。并且还把蛇带到家里来使奥基难受。甚至瞒着他与旧日情侣一起出入森林之中。最后完全把奥基抛弃了。

马德琳是贝娄小说中两个典型的无情负心女子之一。赫索抛弃了温顺的妻子，脱离了温柔体贴的日本情人而选中了马德琳再结婚。然而她竟与他的朋友私通，强迫他离婚，并且把他从他自己的房子里赶出去。马德琳早已蓄意要与赫索离婚，但是她等到赫索辛辛苦苦把房子修缮完毕后才提出来，以便她霸占的房屋完美无缺。更有甚者，她竟然报告警察局派侦探巡逻这所房子周围，以防赫索潜入。

另一个典型的负心人是《洪堡的礼物》中西特林的情人蕾纳塔。她在西特林破产之前便脚踩两只船，周旋于西特林和一个殡仪馆经理弗朗扎里两个情人之间。她一直欺骗西特林，使他相信她。甚至在有一次西特林已经亲自撞上她和弗朗扎里幽会之后她还用眼泪继续欺骗他。鬼迷心窍的西特林完全被她控制。最后在他破产前夕她欺骗他给她看着孩子，使她无牵无挂地去和弗朗扎里结婚和出去度蜜月。

贝娄的主人公们在不断地要控制女人和不断地为女人所控制的斗争之中形成了对妇女鄙视的看法。正如约翰·J·克雷顿说的：“女人被看做是贪婪的，性慾总不满足的，个人邪恶的”^①

不为主人公所轻视，并且深深被爱着的女人只有那些慈爱的母亲。这种母子之爱的关系曾被克雷先生做过如下的描写：

“曾经有那么一个男孩，他住在一间灾难边缘的安全室里，他的爸爸爱他，但是很严厉；他的祖母警告他灾难的祸因正在等待着；他的母亲爱着并且保护着他。”^②

奥基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单纯，沉默寡言的人。在劳希祖母面前连对自己亲生儿子的母爱也不敢表示。奥基疼爱并可怜自己的母亲。他在每一次从生活中遭遇到不幸或不愉快的事情之后，总要回到这个永远保护着他的母亲的怀抱中来。

陶米·威廉在《只争朝夕》一书中几次提到他母亲，他认为他母亲是一个理想的人。当他在事业上失败之后，思想上第一个想到的是母亲，是“可怜的母亲”将要因他的失败而伤心了。

赫索的母亲过着“十九世纪严谨的生活”。她“唯一的野心”便是使儿子“象她的家庭中每一个其他成员一样地成为一个犹太法典学者”。赫索回忆起他妈妈在雪地里拖着他

^①John J. Clayton "Saul Bellow: In Defence of Ma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255

^②ibid P.237

在雪车上辛苦地走着的时候，自己承认说：“她真地惯坏了我。”

西特林在给他的女儿讲到他的母亲的时候，他说：

“我以为她很美，我不象她。她烧饭、烤面包、洗衣服、熨衣服、做罐头、做鹹菜。她会用纸牌算命，会唱着声音颤抖的俄国歌……。”“我非常爱他们(父母)，异常的爱，爱得神魂不定，在心灵的深处。”

贝姿的主人公怀着对慈母的爱度过一生。因此，当他们有机会和“母亲般”的妇女在一起时他们感到特别自如。这些妇女有时是主人公的情人，有时是朋友或亲戚。蕾梦娜之对于赫索、凯赛琳之对于西特林、琼之对于罗金(《未来的父亲》)、玛高特之对于赛姆勒(《赛姆勒先生的星球》)均是这种母亲般的妇女。

赫索曾经企图逃避蕾梦娜，但是她那温柔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吸引着他。她对他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工作者。”

凯赛琳与西特林重逢在马德里。西特林仔细观察了凯赛琳的容貌，他想：“当她静静地微笑的时候，在她的皮肤上显露出许多小小的皱纹。看到一个我还清楚地记得她的美貌的女人脸上这些老去了的标誌使我感到难受。但是如果你对它们有正确的看法，那你就能够容许生活中有这样一些事情。毕竟这些皱纹是许多，许多，许多年来的亲切感情的结果。”这种“亲切感情”乃是贤妻、良母的感情。如果说西特林在除去自己的母亲之外还对哪个女人有如此既尊重又亲切的感情的话，那舍凯赛琳则别无他人了。

在《未来的父亲》这篇短篇小说中，主人公罗金对未婚

妻琼挥霍他的金钱本来是不满意的。可是后来，当他低下头来让她为他洗头的时候，他又感到“秘密的爱精神”流在水槽之中。他在梦中也曾把他的母亲和琼两个人的形象混合起来。凡此均可以说明琼对罗金是个母亲式的爱人。至于作者是否有意把水槽做为母体的象征，把罗金的“粉红色的头皮”做为婴儿的象征呢？这还不必要做武断的释意。

贝娄小说中妇女的类型当然不只上述四种。但是正如我们在本文一开始便提到的，这四种妇女形象对展示主人公的性格最起作用。那么接下去我们便要问：究竟为什么这些妇女形象有助于揭示主人公呢？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就不难看出，几乎所有的贝娄的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都走过一条以异化开始，以适应收场的生活道路，关于贝娄小说中“异化”这个主题，批评家们发表过不少意见。马尔库斯·克雷恩认为贝娄的小说是“异化与适应之间的对白”^①，我以为他以下的评论还是令人信服的，他说：“贝娄的作品尽管在基调和风格上有多多样性，人物却始终是相似的。……异化，疏隔感和不调和的个人特性，必然要旅行到适应之中去。”^②贝娄的主人公们从来没有一个在自己所处的世界中感到舒适过，自在过。他们对现实世界及其价值不能和平相处。就是这种“疏隔感”和“不调和的个人特性”趋使他异化于生存在其中的现实世界之

① Marcus Klein "A Discipline of Nobility: Saul Bellow's Fiction" in "Saul Bellow and the Critics" edited by Irving Mali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9, P.93

② *ibid* PP.92-93

外，这可以说是我们和所有的贝娄的主人公初见面时的情况。

小说中那些温顺的妻子们对于主人公来说，都是某种安定和顺从的化身。因此主人公和她们在一起很不自在。正象汉德森说的，“我在生活中从来没有自在过。”其他的主人公也和汉德森一样，都没有在安定的环境中感到自在过，也都和汉德森一样的，想“要”一些什么。例如约瑟夫“对周围的人失去感情，同人性的磁的链子失去接触。”他想：“我必须要知道我自己是什么。”奥基·马区想：“我所需要的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要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方。”陶米·威廉在生活中失败到“甚么都没有了，”他要“高声呼吁存在的承认。”赫索“放弃了一个有秩序的，有目的的，合法的生存的保护”，因为他“厌倦了它。”西特林初到芝加哥时要写一本以“厌倦”为主题的硕士论文，等等。所有贝娄的主人公都对他们的生活厌倦，然而他们又都没有能够象其他有些文学作品中的存在主义的主人公那样成为一个彻底的“局外人”。却总是象《晃来晃去的人》中的约瑟夫所感到的那样，他和别人之间有联系，因为他和他们是“同一个情节中的人物，永远联系在一起。”所以他要建立一个“精神的共同生活群”。这也就是为什么奥基终于感到“最需要的是结婚——建立一个家庭；”汉德森为什么“要生活”，“要使每个人都生活”；赫索在知道别人以为他神精错乱时，他还“觉得有信心、愉快、机智、强壮。”

贝娄的主人公在性格发展中的这种矛盾：厌烦生活，最终还要走向适应生活恰好反映作者在文艺观上的特点。关于这一点约翰·J·克雷顿先生做过十分中肯的解释，他说：

“贝娄的小说包括三个互相关联的矛盾。第一，贝娄坚决反对二十世纪的文化虚无主义；反对达达派，反对荒原派，反对给现代社会中的人的生活抹黑。但是贝娄自己基本上是个抑郁的人；他的想象力为现代生活的空虚所震撼；正如伊厄尼斯考①的剧中所写的那样。第二，贝娄拒绝现代文学中异化的传统，他的小说强调兄弟之情和团体的价值；但是他的主要人物都是受虐狂者和从社会异化出来的人。第三，贝娄特别仇视现代文学中把‘各别的自我’贬低，他几乎象爱默生那样地强调个人；但是在他一本继一本的小说中，他被迫抛弃个人，这不仅因为在可怕的力量面前个人毫无意义，而且还因为个人是不需要的，它是阻碍人们去爱的一种负担”。②这些矛盾使得小说中的主人公不会成为一个彻底的“局外人”。他们同社会疏隔，但又重视团体价值。这种矛盾的心理趋使他们摆脱“静止”而追求“行动”，放弃在“可怕的力量”面前的无能为力的个人责任，而希望得到强者的指挥，能有什么人替他的“个人”（自我）负责任。由此就产生了受虐狂的变态心理，这种变态心理引导他们去爱那些背叛的情人，如奥基之能够随西奥去墨西哥，任凭她把他打扮得如此可笑，为她昼夜驯鹰，在她非常无情地弃他而去之后仍久久恋她不舍；赫索甘心情愿埃玛德琳打，亲手把避孕工具交给玛德琳的情人；西特林之忍受蕾纳塔的一切行为，并在被她完全抛弃之后还甘愿为他照看孩子等

①伊厄尼斯考 (Eugene Ionesco)：法国戏剧家，1912年生于罗马尼亚

②John J. Clayton "Saul Bellow: In Defense of Ma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3-4

等行为都是一些例证。这些背叛的女人也是“现实教育者。”①这些“现实教育者”是他们需要面对的“可怕力量”的化身。和这些女人一起生活的经验使主人公进一步认识外界世界的虚伪，正如《奥基·马区历险记》中一个人物对奥基说的：“人的才能是说谎、伪装，真正的真理在内心。”奥基把“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合并之点”称为“生命的中轴线，”在人与生活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之后，这些“中轴线”就会“赠给你一种礼物”，那就是“真理、爱、和平、慷慨、有用与和谐，”贝娄的主人公最后都是走向这种“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合并之点”所赠与的和谐。这种和谐使主人公能够暂时适应某一种现实。我们这里说“暂时”，因为还没有“彻底”适应的根据。奥基从军，利文萨尔在社会上有个职务、陶米、威廉面对尸体嚎啕大哭，汉德森怀抱美国婴儿重返故里，赫索收拾故屋等待蕾梦娜，赛姆勒与西特林均走向宗教神秘主义等都只能说明他们在此时此刻不再继续寻寻觅觅，暂时适应或是休息。奥基在与斯蒂拉婚后重感“厌倦”便是说明这种适应的情况可能是暂时的依据。

暂时适应也好，长远适应也好，总是从异化走向适应了。不少写异化主题的作家都表现与现存世界疏隔的主人公的绝望、死亡，为什么贝娄的主人公却走向适应呢？这应当说是与他的犹太血统有关。弗雷德利克·霍夫曼在谈到贝娄的小说中运用犹太人的生活习惯时说他的基本任务是“反对本性的丧失，‘表现’美德和在这个世界上的美满生活。”

① Alfred Kazin "Bright Book of Lif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3.P.32

①阿尔弗雷德·卡金在谈到犹太性时说：“世界的中心就是犹太性，”而“只有父母才有中心。”②这是否也可以说明主人公在最后的归宿中总是落脚于一个“母亲式”的女人的身旁呢？贝娄既把“大量的犹太人生活习惯用于他的小说的背景、特色和风格之中，”③尽管他不强调他作品中的犹太性，并且在他的长篇小说中也有唯一的那么一个主人公（汉德森）不是犹太人，但是以西方文化和意第绪文化双重传统培养起来的索尔·贝娄，在他的作品中反映犹太传统也是必然的事情。这丝毫不影响他的进入美国文化主流，成为主要的美国作家。

①Frederick J.Hoffman "The Fool of Experience, Saul Bellow's Fiction"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Novelists" edited by Harry T.Moor,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8, P.81

②Alfred Kazin "Bright Book of Lif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3, P.133

③Frederick J.Hoffman "The Fool of Expeyience, Sanl Bellow's Fiction" in "Contemporary Anuricall Nov elists" edited by Harry T.Moor,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8, P.83.